

金劍除魔



内 容 提 要

漂泊四海的流浪儿诸葛龙深山奇遇高人，得传菩提神功后，下山誓报杀父弑母之仇。途中邂逅艳侠冰心玉女胡小惠，联袂闯荡江湖，历尽刀光血影。一日，诸葛龙与杀父仇人相搏中毒，幸得深山佳丽叶忆君搭救并授痴情。胡小惠为诸葛龙讨药误入贼巢并被伪君子唐小军骗去。诸葛龙出生入死于武林各门各派，辗转煎熬于世外鬼洞魔窟，名声大震后，又在江湖异人、隐士的庇护救援下，痛报血海深仇。鏖战中又重逢胡、叶二情女，三人同心称誉江湖，从此使武林纳入扶困济危之正道。

—

林木参天，绿油油的一片，是一座风景美丽的青山，山下有个鸭蛋形的小湖，湖旁有几间破烂的茅屋。

湖中数以千计的水鸭，争相戏水，大自然的风光，显得宁静无争。

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正在低头望着湖水中的水鸭出神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，笑得真挚热情，好似天下虽大，唯有这些鸭子，才能给予他心灵深处最大的慰藉，他忘记了一切的痛苦……。

忽然，他一声低沉的长叹，将头轻轻地抬起，那双陨星般的眼睛，透着逼人的光辉，嘴角之间仿佛蕴含着一丝仇恨。

他望着深蓝的天边，眼角流下滚滚泪珠，喃喃地自语着：

“我为什么被卖在这儿？”

“我的家呢？”

“他们都骂我小杂种，我为什么会变成杂种呢？”

“我要问问陆伯伯，唯有他才会告诉我杂种的意思。”

“他们整天的打我，骂我，诅咒我……哼！”

“终有一天，我要让他们知道诸葛龙的厉害。”

这个身世迷离，命运坎坷的孩子，虽然未解人事，可是已经尝尽了人世间的辛酸苦辣，世人好象天生就应该凌辱他，处置他……

他正在自怨自叹的时候，冷不防从背后飞来一掌，结结实实地打了他个正着，他被打得一愣，转身报以怨恨的眼光怒视着。

只见那人长得獐头鼠目，瘦骨嶙峋，枯槁干瘪，两只眼睛小得几乎成花生米般大，他嘿嘿地冷笑道：“小杂种，还呆在这儿干什么？快给庄大爷去拾蛋。”

诸葛龙怒哼一声，拾起地上的竹筐，就往茅屋走去。

“回来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你小子哼什么？”

“要你管？”

“看不出你这个小杂种还敢逞强，我不打死你才怪！”

说着，就是一掌，诸葛龙哪禁得这个重击，“噔噔噔”一连退了数步方始站定。

他无可奈何地拿着竹筐转身就走，咬紧牙关，尽量不使眼泪流下来，一面忍着，一面暗暗地骂着：“西瓜皮庄二，你给我记住，有朝一日，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这时，西瓜皮庄二得意地大笑，露出两排黄板牙，恶狠狠地道：“小杂种，该知道你庄二爷的厉害了吧？下次再硬嘴，非剥你的皮不可！”

诸葛龙低着头，置若罔闻地从屋中费力地搬出一篓鸭蛋，这篓鸭蛋比他的人还要重一倍多，他吃力地摇晃着慢慢地搬了出来。

他极度小心，轻轻地把蛋放在庄二面前，他又转回茅屋拿出第二篓鸭蛋，他正走着，不料，昨天挨打的伤痕，忽又隐隐作痛，脚下蓦然一个踉跄，连人带蛋整个摔在地上。

满地的鸭蛋都已破碎，弄得诸葛龙满身都是蛋水，他的身子不住地打颤，眼睛不敢正视满脸怒气的庄二。

西瓜皮庄二鼠眼连翻，怒声喝道，“小杂种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，几个鸭蛋都搬不动，你饭吃到哪儿去了？”

西瓜皮庄二说完，便是一个箭步，“啪”就是一脚，踢在诸葛龙的身上，他被踢得翻了一个跟头，跌倒在地。

西瓜皮似怒气未尽，把诸葛龙从地上抓起来，照着他脸上狠命地揍了他几拳，可怜诸葛龙被打得满嘴是血，几乎晕了过去。

但是，他竭力地忍受着痛苦，苍白的小脸不断抽搐着，全身也微微地颤动，他狠狠地从牙缝里进出几个字“你——打——死——我——好——了。”

西瓜皮庄二恶狠狠地道：“打死你不是太便宜了，老子还要你多受点罪呢！”

语毕，伸手抓住诸葛龙的耳朵，从地上提了起来，拖着就走。

诸葛龙颤声喝道：“你——放——手！”

“老子难道还会拉你走不成，去你的。”

西瓜皮庄二心狠手辣，用劲又一捏，顺手一带，把诸葛龙狠命往前摔去！

诸葛龙只感到耳朵痛得“嗡嗡”直响，踉跄地跑了几步，才稳住将要倒下去的身子，忙伸出枯黄的小手，紧捂住耳朵。

忽然，一道热流浸满了他的手掌，他猛然地打了一个寒颤，忙缩手一看，刹那间，他的脸色大变，由白而变成青紫色。

他愤怒地从咽喉中发出了怒吼：“血！血！血债血还！”

“等着吧！我会把你这个西瓜皮剥成肉浆喂狗吃。”

“我要把这些欺负我的家伙，统统杀光！”

他脑中燃起了复仇的烈火，这烈火越烧越大，愈烧愈高，几乎使他无法自制，恨不得立刻把西瓜皮庄二杀死。

突地，他被西瓜皮庄二的喝声惊醒，他一滑一跌地跟在西瓜皮的身后，满面的泪水与汨汨的鲜血，滴湿了褴褛的衣衫。

西瓜皮庄二狞笑着，道：“小杂种，走快点，家里还有人等你啦！”

诸葛龙怒视他一眼，倔强地道：“等我？哼……”

他知道等他的人是谁，那人常和西瓜皮庄二欺负他，打他……

诸葛龙对于他们的折磨司空见惯，轻微的挨打并不在乎，这次可不同，他摔破近百的鸭蛋，主人一定不会轻饶他……

他踏上石阶，心中便生出一种无名的畏惧，他几乎没有勇气进去。

西瓜皮庄二嘿嘿地奸笑着：“你怕了？”

诸葛龙汗痕未干，一股无名的勇气，驱使着他，脱口喝道：“怕什么？大不了再让你们打一顿。”

“知道挨打就好！”

西瓜皮庄二说着，便用力一推，把诸葛龙推进了院子里。

他耀武扬威地叫道：“老爷，小杂种闯下大祸了！”

随着他的话声，从屋内跑出一个二十余岁的汉子，沙哑

地喊道：“西瓜皮，他又闯了什么祸了？”

庄二忙上前躬身一指道：“少爷，他把好几百个鸭蛋，故意摔破了！”

“妈的，你这块废料敢把鸭蛋打破，看我揍你。”

黄大户的儿子黄春万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猛朝诸葛龙的身上一阵乱打，只见诸葛龙畏畏缩缩地往后直退。

西瓜皮庄二乘机从后面飞起一脚，踢中诸葛龙的屁股，“啪”的一声，身子象个皮球般飞起老远，摔在地上。

倏地，从老远传来几声苍老而微颤的声音道：“少爷与庄大爷请高抬贵手，他的小命都快完了！”

西瓜皮庄二不悦地道：“陆老头，你少罗嗦，这儿没你的事，给我闪开一旁。”

一个衰老驼背的老人，摇摇晃晃地跑来，拖着地上的诸葛龙，呼呼喘地哀求道：“二位大爷，算了吧！鸭蛋钱由小老儿的工钱扣出好了。”

黄春万不屑地朝诸葛龙望了一眼，对西瓜皮庄二道：“西瓜皮，我们玩骰子去，谁愿和这些可怜虫罗嗦。”

“好啊！你是想翻本呀！”

两个残忍的东西一搭一档，狼狈为奸地转身往屋内走去，那老人吃力地拖着昏晕过去的诸葛龙，缓缓地走进了一间板房内。

陆老儿轻轻地把诸葛龙放在床上，凄楚地叹息道：“可怜的孩子，从小就被他们折磨着。”

他一面说一面替诸葛龙推拿，诸葛龙经他推拿后，便悠悠地转过来，他没有泪，只有恨，眼角微微上挑，不觉发出两道冷峻无情的光芒来。

陆老头见他这种骇人的眼神。轻轻问道：“孩子，你哪儿受伤了？”

“陆伯伯，呜……”

“别哭。”慈祥的陆老头抚摸着诸葛龙的头顶，像慈父般好言地劝慰着他。

诸葛龙把泪水一收，坚毅地道：“我要报仇，我要杀死这些可恶的东西！”

“轻声点，小心他们听见。”

“管他呢，我早就受够这种气啦！”

陆老头摇头叹息道：“唉！倔强的孩子。”

诸葛龙忽然希冀地问道：“陆伯伯，你知道不知道我的身世？”

陆老头沉思半晌，道：“伯伯也不太清楚你的来历！”

语声一顿，又道：“在你三四岁的那年，你由一个清瘦的老头子抱到这儿，卖给我们的主人——黄大户，那人只说你是一个弃儿便走了。”

诸葛龙忙问道：“那个老头有没有留下姓名？”

“没有，你快点睡觉吧，伯伯还有事呢！”

“陆伯伯，我要走了！”

“傻孩子，你到哪儿去？”

“我要走得远远的，我要……”

陆老头不禁问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诸葛龙坚毅地道：“我要杀人！”

“别胡说八道了，快睡觉，这种想法，怎会存在一个孩子的脑海里。”

陆老头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就离去了。

寂静的夜，几颗稀疏的星星，闪闪发亮，月儿也半隐半现地深埋在云朵里。

夜色朦胧之中，却有一个黑影飞快地跑着，他像躲避着什么，又象是寻找着什么。”

这就是历尽折磨、身世凄凉的诸葛龙。他不停地自语着：

“我先到哪儿去？”

“对了，我先到山上去！”

“唯有山上才有神仙。”

“这些神仙会不会收容我？”

诸葛龙不择方向，连夜狂奔，唯恐西瓜皮与黄春万从后面追来，想起他们二人，他心中就燃起复仇的怒火。

庄二獐头鼠目，满脸奸滑相，黄春万满脸的横肉，见了令人作呕。这两个毫无人情的东西，在他脑海里不停地盘旋。

想起佛面慈心的陆伯伯，止不住泪流满面，陆伯伯从小就喜欢我，照顾我，为了自己，他不知挨了多少的责骂，如今，我却偷偷地离开了陆伯伯。

他也会尽力地思索幼年情景，那毕竟太模糊了，唯有两个不太清晰的影子，在他的脑海间一闪而逝，那就是他的爹与娘。

诸葛龙慢慢地觉得被打破的伤口隐隐作痛，双脚也磨起了双泡，他强忍着双重痛苦的侵袭，艰辛地向前走着，在他心灵深处，只有仇恨、悲愤，与那不可名状的哀伤。

他咬紧牙关，坚毅地忍受着满身的痛楚，向那无穷的黑暗，蹒跚地茫然走去。

诸葛龙自昨夜出去后，自己不知到了何处，只觉得身子酸痛不堪，脑中混沌沌的头晕目眩，他终于支持不住，倒卧在路边。

当他醒来时，已是日上三竿，他觉得全身像散了一般，尤其是肚内饥肠辘辘，饿不及待，这才记起自己已经一夜米水未进，举目四望，但见前面一个村庄。

他挪动着酸麻的身子，摇摇晃晃地走去，他暗暗思量着如何开口向人乞讨食物充腹，不知不觉便到了一所房前。

他迟疑片刻，不敢立刻敲门，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，认为这些有钱的大户，都是些残忍无情的家伙。

诸葛龙由于饥饿难挨，鼓足勇气，伸手敲了三下大门，慌忙闪身一旁，等待好心人的施舍。

不一会儿，大门“呀”的一声开了，走出一个着黑服的家丁，冷漠地望了他一眼，不屑地喝道：“小化子，你敲门干什么？”

诸葛龙轻声地道：“我——饿——了！”

那家丁叱道：“去，去，去，谁耐心打发你们这些穷人！”

那家丁狠命地盯了他一眼，“哼”的一声，用力把门关上，诸葛龙羞愧难当，不由心中一酸，热泪直流，怅惘离去。

他不禁暗忖：世上的人都是这般无情吗？哼！以后看我的，定把这些无情的东西杀个片甲不留，统统杀光。

诸葛龙没有勇气再往别家乞讨，他怕……他对这个世间早已看透了，都是些自私、卑鄙、无情的小人。

我绝不向任何人低头，我不要他们的施舍，我宁愿饿死，再也不向他们乞讨，死！也要躲得远远的，绝不让他们

看见一个叫化子倒在地上。

他愤世嫉俗之心，愈转愈强，他几乎想逃避现实，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很遥远的……。

每当他走一步，他觉得有许多无情的眼睛瞪着他，嘴角间含着冷酷的笑，耻笑着他。

他低着头疾走，他要离开这儿，赶快地离开，他怕这些无情的眼光。

忽然，有一个沙哑的声音道：“你们看，那个小化子多可怜，像是走不动了！”

另一个嘿嘿地笑道：“嗯，可怜就给他一个包子。”

说着，就把刚咬过一口的包子，脱手丢给诸葛龙。

诸葛龙把包子接在手里，怒视一眼，道：“谁要你的臭包子，还给你！”

他说完，便抖手用力把半个包子丢向那两个大汉，其中一个大汉怒喝道：“妈的，老子好心让你吃包子，你反而不识好心，简直欠揍嘛！”

说着，上前伸手打了诸葛龙两记耳光，顺手举起诸葛龙，把他摔向地上，他被打得头昏脑胀，差点晕过去。

他倔强地想站起来，正当这时，走来一个小男孩，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，那男孩眉清目秀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喝道：“你们两个大男人，欺负一个小男孩，也不害羞！”

那两个大汉理也不理，忙掉头相互哈哈大笑而去。

诸葛龙感激地望了那男孩一眼，转身就走，那男孩发出清脆的声音，道：“喂，你还没有吃饭吧？我请客好了。”

“要你管？我饿死也不要任何人可怜。”

“哼，好心请客，你竟不识抬举，真是不可理解的东

西!”

诸葛龙神智已失，伸手把那男孩的文士帽抓了下来。

那男孩被他这种举动吓了一跳，还未回过神来，文士帽已掉了下来，只见头上乌黑的青丝，被风一吹，散披肩上。

诸葛龙不禁一愣，怔立当地，那男孩的秘密陡露，不禁羞得粉面通红，眼泪几乎掉了下来。

诸葛龙暗骂一声该死，谁知他是个女的呢，忙躬身揖道：“请你原谅，我不是有意的！”

那女孩好似非常高兴他这句话，忙破涕为笑道：“谁要你道歉，你叫什么名字呵？”

“我叫诸葛龙。你呢？”

“胡小惠，师父带我到这儿来找人。”

诸葛龙听到他有师父，神色一暗地道：“你有师父，我却没有！”

胡小惠娇笑道：“我师父本领才大呢！他会飞！”

“会飞！”

“师父不但会飞，还会念经呢！”

诸葛龙听他谈起武功，神色一振，好奇地道：“你会不会武功？”

“师父授艺三载，如今每天让我独自苦练。”

诸葛龙见她会武功，羡慕地道：“你怎么会认识你师父？”

“是我娘把我送到师父那儿，让我多学本领。”

胡小惠说完，又笑道：“我做你妹妹好不好？”

“好是好，可惜我没有师父！”

“那没关系，我叫师父收你好了。”

胡小惠忽然奇怪地道：“你几岁了，怎不回家呢？”

“我十五岁了，我没有家。”

诸葛龙想到家，眼中立刻涌出了两颗晶莹的泪珠，胡小惠聪明透顶，立刻逗他一笑：“我才十二岁，我叫你龙哥哥吧，但你也叫我惠妹妹哟！”

“惠妹妹，我……”

“龙哥哥真乖，哈哈！”

诸葛龙本是郁郁寡欢的人，被胡小惠一闹，忘记了一切的痛苦与折磨，与这个新结识的小友很快就混熟了。

他们俩个正在说笑的时候，忽然迎面来了一个尼姑，胡小惠高声喊道：“师父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，徒儿等死了。”

那尼姑微一颌首，朝诸葛龙上下打量着，微笑道：“魔掌，魔掌，小友面带杀气，恐怕遭过什么磨难吧？”

诸葛龙见人家先向自己招呼，看在胡小惠的份上，勉强地道：“这是我个人的事，希望你别多问！”

胡小惠不悦地道：“龙哥哥，你怎能对我师父这样呢？”

那女尼姑哈哈大笑道：“小友愤世嫉俗，虽是环境所染，但望你以后莫以仇视眼光对人，要知世上并非完全都是冷酷之人，善恶本存一念，望你好自为之！”

原来这个尼姑便是红面道姑，三十年前就名满江湖，她从诸葛龙的眼中，看出他受过不少的苦难，所以他对每人都存了仇视的态度，若他学了武功，江湖上的杀劫，将从他身上而起。

诸葛龙由于从小受人欺负，早就养成孤傲的个性，他学会了孤独，忍耐，他从不轻易掉眼泪，认为世间对他不公平，他要想法把这些不公平的事，一件一件地补偿回来，补偿最好的方法，就是杀！杀！杀！

他用坚决的语音道：“我恨所有的人，我要报仇，报仇！”他说完转身就走，丝毫不停地走着。

胡小惠很悲伤地道：“我在雁荡山合掌峰观音洞内，希望你能来看我。”

红面尼姑暗叹一声道：“杀劫，杀劫，天数已定，挽救无及！”

诸葛龙暗感身世凄凉，他听到胡小惠的话，置若罔闻，他认为这个世间无人是真心地对他，都是些伪善人。

真情是什么？他不懂，友爱是什么？他不管，他的眼中视世人如毒物，都是些该杀的东西。

他逃避着与世人接触，他专拣人稀少的山路疾走，晚上睡在山洞里，饿了便摘些野果或者挖地下的蕃薯等果腹。

三年来，他游遍了许多的大山深泽，从未碰到过梦想的异人，虽然许多的磨难考验着他，他并不气馁，他深信总有一天，他会完成他的心愿。

这是一座险峻挺拔的高山，绝壁如削，四处寂静异常，山顶雾气环绕，只有呼啸的山风和偶而传来的几声猿鸣，打破了这山间的寂静。

在一块巨石上，诸葛龙横卧在那儿，他象是累极了，闭起了眼睛，他正在似睡非睡。

忽然，一声震天的大吼，把他惊醒，他虽然已经习惯了山间的奇声怪调，但这次却不同，这声怪叫，把他震得心中直跳，耳中直响，他顺声看去，把他吓得打了一个寒颤。

只见一条万年巨蟒，朝他疾飞而来，他心中一颤，慌忙跳下岩石，拔腿就跑，那条数丈巨蟒，张开血盆大口，随后追来……

诸葛龙使尽吃奶的力气狂奔，后面“沙沙”的声音越来越近，他慌不择路地跑到一座悬崖上，他想掉头往回跑，可是那条巨蟒已经到了他的眼前。

他仰天一叹道：

“我的血仇无望报了！”

“哼！我不能这样的死，我要拼。”

“我用什么拼呢？除了拳头。”

诸葛龙忽地暗喜，他扭头往悬崖对面看去，完了，我没有办法跃过去，对崖与这里至少也有八丈，他颓然一叹，闭目等死。

那条巨蟒忽地挥起巨尾，朝对岸崖落去，说也奇怪，那条巨蟒往对面崖的石上一落，刚好搭成一座蛇桥。

巨蟒说坏真坏，头弯着，对着诸葛龙“呜呜”怪叫，慢慢逼近诸葛龙，他等了一会，见自己还活着，睁开眼睛一望……

那颗圆形的蟒头离自己仅有三尺余，他心智一慌，往后疾退，突然地碰到一块冰凉的东西。

他心中狂跳，冷汗直流，也不顾细看，他为了救生，爬上蟒身，朝对崖爬去，他刚到了两崖的中间，那蟒身一震，差点把他震落下崖。

他虽处险境，但临危不乱，等身子平衡，又疾速奔跑，一口气跑到了崖上，那条巨蟒见他安然抵达对崖，身子一收，又从原路消失而去。

诸葛龙被这怪事惊得目瞪口呆，他始终猜不明白什么道理，这难道是个梦，为什么这条巨蟒不吃我？

他几乎不相信这是事实，他正在胡思乱想，忽然觉得身

子一紧，双足被绳子一拉，只觉身子一轻，整个人吊在半空。

只见他头下脚上不住地摇晃，那条绳子拴在一棵古树的枝头上，而树枝似乎禁不住他的重量，慢慢地就要断了。

若是树枝一断，他将无疑地落向千丈深渊之下，他的心随树枝的破裂声，越来越紧张，他突地叹道：“没想到逃过蟒口，还是逃不过一死，完了！”

他话音才落，就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“小子，你怕不怕死？”

“谁怕死，你才怕死呢！”

“绳子一断，你就，哈……”

“死不足畏惧，可惜……”

那苍老的声音又道：“小子，可惜什么？是不是害怕啦？”

诸葛龙闻言颇气，怒道：“我从不知怕为何物，可惜便宜了那些东西。”

“你赶快求饶，我立刻教你，树皮马上就断！”

“老混蛋，休想让我求饶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“有骨气，但可怜马上就要坠落崖底，跌得粉身碎骨。”

诸葛龙的身子摇晃不停，慢慢地往下降去，他长叹一声暗忖：“死吧！谁叫我的命运这样苦呢！”

“爹，娘，孩儿就要来了，而不会离开你们了！”

“别人也休想欺负我了！”

“我虽不知你们的样子，可我一定知道你们一定是慈祥的。”

那个苍老的声音缓缓地道：“小子，再不求饶，就要遗恨终生了！”

“混蛋，你这心如蛇蝎的混蛋！”

“骂得好！死了就没有机会骂了，赶快骂。”突然，那根细如羊指的树枝，“咔”地一声断了，诸葛龙脑中一片空白，紧闭双目，等待死神的降临。

忽然，他觉得下坠的身子徐徐上升，好像有一股气体，轻轻地把他托起，慢慢地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，他的身子忽被那无形的气体一带，刚好落在崖上。

他长吁一口气，暗呼侥幸，若非这股无形气体相救，现在恐怕尸骨无存，在傻愣愣地立在那儿发呆。

那个苍老的声音笑道：“小子命大，还不赶快进来！”

诸葛龙每次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，这次听得真切，就在自己身后，他忙旋身，顺声寻去。

除了怪石峭壁之外，哪有人影，他心中惊疑不已，这人到底在那儿？

他正在四处寻找的时候，左侧转出话声：“我在这里，呆头呆脑的东西！”

原来他的脚下有一个小山谷，离他所立的地方约有十丈之遥，谷中坐着一个长发怪人，朝他点头微笑。

诸葛龙真被难倒，他想不出如何下去，他心中一气道：“怪物，这儿怎么下去？”

“你不会跳吗？”

“跳？”

“你怕跌死是吧？”

“我才不怕呢！”

“有种你就跳。”

“跳就跳，难道怕你？”